



東野遺稿

下

和  
795  
3





東野遺稿卷下

安藤煥圖東壁著

東都石川之清叔潭

友人南紀山井重鼎君彛輯

武州根本遜志伯脩

論

平相國論

說者讓平相國曰臣也廢置其君賤也貶黜世卿而  
慄銳強暴奢侈無度焉滕子曰否爾讓其作備可矣  
獨罪其事我不知也讚海之溺芳野之困其謂之何

東里遺稿 卷一  
至仁山到皇子窟室。暴亦太甚。後相國者。慄銳奢。或有過之者。彼乃亡國之主。衆惡海委而已矣。夫相國之事。天地至變。不可獨罪其人也。自神武戡定。天尊佐命也。百帝一姓。百相一氏。民沒世不見異焉。如夫源平氏朝。不坐宴。不與代。執兵革。捍禦乘輿而已。不幸有緩急。曰。貴人不可躬兵。唯二氏是役。功則不得不賞。賞則不得不漸。貴則不得不肆。不躬兵。則不能不畏。畏則不能不自殺。殺之與肆。相搏以致相國之暴極矣。貴陞相國。親居戚里。而兵權在手。跋扈恣睢。必然之勢也。成親之徒。不勝其怒。欲除不克。

則益殺益肆。以至不可奈之何。亦王人之罪也。夫封建聖人之道也。猶有憾焉者。世卿周室之法也。猶有議焉者。百帝一姓。能無興衰耶。則亦非王人之罪也。曰。然則平氏何不終也。曰。不得其道也。夫百帝一姓。百相一氏。比之日月。天下所共知也。我朝廷賤吏。亦天下所共知也。我乃傲然介諸世卿間。端委紱裳。而恣貪饒。王人寧能恬耶。天下能不生意耶。而諸源失職伺釁。所謂異鵲在後。不亡何矣。賴朝則不然。討諸平則曰。奉敕征伐。諸平平矣。曰。貴人不躬兵。請專征討。匡不庭。曰。是賤吏家事也。乃以名歸諸世卿。陰

收其實身處東隅。號令天下。受壁還櫝。何其巧與。如此。民不生意。王人分貴安弱。是以恬矣。不恬。左屬橐鞬。右執鞭弭。夫王人何恃不恬耶。曰。假令相國如右將。亦為右將乎。曰。否。天使之也。且非諸源之知。而諸平之愚也。賴朝此舉。懲乎諸平也。是諸平為賴朝先驅也。均之天而已矣。夫隆污天道也。使王不弱。必有曹操司馬懿者出也。百帝一姓。百相一氏。比之日月而不墜者。弱之故也。即雖相國有力可矣。故余謂相國於王人功罪相半。其於諸源亦功罪相半者矣。

平內府論

余讀國史。其惡諸平也。曾豺虎之不若焉。獨於內府親之。惜之。如不容其口矣。其何以獲此聲。當世後世或傳扶蘇申生也。將憐其仁。惜其弱也耶。其何以獲此聲。後世是殆乎。仁人不終乎凶短折者哉。滕子曰。否。否。內府蓋濁世雄公子。用智術也。女在術中。不知矣。夫平氏之橫。於是乎極矣。廢流天王。放播公。卿執鞭撻。睨天下。天下畏之。如雷電鬼神。天子惴惴然。唯相國是聽。當此時也。閱閱之士。流離瑣尾。切齒扼腕者。何限。乃未聞有一椎中副車。一羽集帶鉤。可謂壯矣哉。內府親視其事。又嘗別將屢功。威足以御悍桀。

東里遺稿 卷一  
也。自謂可以嗣相國。夫我何所不足。所不足。恩而已矣。其父逆取。其子順守。可馴致魏武之業。則退讓擢節。緣飾野心。務在收人心。何以知之。當資盛唐突閤老也。清盛怒。按劍閤老狼狽失措。急執其從。請罪內府也。我以為內府必手解其縛也。而其免者。僅駟御而已。斬髻之事。雖內府使之可矣。其三公之闕也。二三世家。實企望焉。有不得而反者也。乃重盛與其弟為左右相。不辭。可見仁讓非其衷也。方相國欲圍上皇。士皆戎衣。內府衣冠入諫。相國慙然。衲衣出見。諫不行也。則歸以符召兵。俾相國府無一介。而後使使

引義朝諫父事。事始寢矣。夫扶蘇劉而不請。申生縊而不明。我故曰。非其儔也。夫重盛知為義朝。獨不知為崇德之遷乎。則其為仁讓有待也。何待也。曰。待黔首懷焉。安德帝焉。安德帝焉。己為周公。而後魏武可為。不得則曰。天生德於我。死乎新室也。是其志也。何以知其雄也。成親世卿。及身再反。內府再生之。取如振枯舍。如嬰兒。其取可及其舍。不可及。是距不寒。英雄之心耶。內府薨。賴政反。年八十餘。而後賴朝興。餽口二十餘年。抑何遲也。嗚呼。內府不死。天下之事。未可知也。然則其祈死何居。曰。是史氏被其欺也。相國

遺醫也。內府辭曰：死生有命，保平之際，重盛身被矢石，自分其死而不死，夫欲其生，又何生焉？不忍使海外之醫嗤其惑也。其明如此，曰：祈死，我不信矣。自曰：祈死，跡史鮪之諫欺天下後世也。我讀內府事，知英雄欺人能及千載，又知智術不足以勝天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于亂，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蘇氏曰：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禍之作，非作於作之日。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

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賢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矣。東野子曰：仲實不知本，而臨死不舉賢，不與焉。蘇氏之不知本，又甚於仲者而已矣。夫上有堯舜，下必有皋夔稷契，上有桀紂，下必有飛廉惡來，是景響也。故國之治也，亦唯其君是問耳。設令桓公果賢乎？雖不舉，亦將自擇，果不賢乎？雖舉之不用，且仲既言黜三子者，仲尸未冷，三子之綬交于朝，仲之言不聽也。明

若此然。誰謂獨於其舉賢也。公必聽仲。猶高祖聽蕭何。衛侯聽史鮒。而不疑哉。故大臣之事君也。朝涵夕冰。疊疊焉。唯善務勸而惡務去。俛俛乎。如農夫長苗。糞其根。培其本。又且分隧。引流耰鉏。蔗芸。未嘗鹵莽也。漸之之久。自不覺其與生化焉。夫然。故雖庸主不至傾。孟子所謂能格君之心。非是已。彼管仲則不然。其君樹于門。已亦樹焉。君有反坫。已亦有焉。其餘靡踰。皆如之。夫桓公業已藉仲之力。霸諸侯。則其性所不便。亦將勉放之。况其所悅者乎。然則其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皆仲父之教也。三子者。用謂仲舉之。

可矣。仲相桓公四十餘年。可謂久矣。稱之仲父。不名。可謂得矣。當此時。誅三子也。易於持。吳鉤鉏崩也。仲則因循而從。夷猶不問。以臨死乃始言之。亦太晚矣。何則。彼平日導之侈靡。以塗塞其聰明。則公亦不復。昔日匡合之公。及臨死之言。則舉賢與去惡。皆等之。蟬噪鴉鳴。亦何益哉。吾故曰。仲實不知本。而臨死不舉賢。不與焉。蘇氏不問其平日區區責得失於臨死。一言抑末矣。夫古昔人臣。伊傅周召。以還。幾許人乎。其臨死舉賢也。其見于書。獨有史鮒蕭何而已矣。然而皆未嘗為不舉賢自代。而害其忠矣。何則。彼平日

業已正其君。君正而臣自有矣。已雖死猶不死也。蘇氏其將盡舉而非之耶。蘇氏又曰。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言可矣。是大不然。昔舜攝堯。俄逐四凶。夫子為大司寇。三日立誅少正卯。仲之言此雖無補于國。然足見其悔過改非之緒也。特患其不早耳。若令其早。即大臣格非之一事。培本莫急乎此。非平日亂之臨死乃舉一人以屬後事之所彷彿也。蘇氏寧捨此責彼。何其倒置之甚也。且夫君子之論人也。功罪不相掩。蘇氏乃奪治齊之功。獨歸之鮑叔。持三子亂齊罪。專加之仲。夫堯治泮水也。四岳舉鯀而功用不

成於此時也。蘇氏之意亦將必捨鯀。殛四岳矣乎。吾故曰蘇氏不知本甚於仲者也。

說

必觀說

田結氏之子浦遠。字宗壽。謁余立號。余謂之曰。異矣哉。夫浦水也。水知者所樂。而壽乃仁之效也。蓋仁之與知。譬猶綱目領裔源委也。古稱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今顧末其本者。而本其末者。抑有說耶。遠曰。然。田結舊作手結。蓋越之浦。實吾先人所自出也。自家大人相字。此都也。業許多年于



今遠且久矣。且吾目之末由一瞬之家大人恐其久或忘之故命吾小子以記桑梓而已矣。若夫宗壽云者。蓋竊有以企睇仁者不自知顛倒至此。曰如何。余曰無傷也。吾其為公解之。今夫公所為家者。非黃神氏之術乎。黃神氏之術。扶傾起廢。誅鋏二豎。崩孽而復營魄已頽。凡民有患也。雖廝養皂隸胥靡。薪春未嘗不揭囊而趨持石而奔也。此其為仁術固也。然其方運技也。考覈虛實。剖析陰陽。毫芒必審。猶易牙分淄澠水。一舌不則其誤。人不寡矣。得無知以行之乎。然則仁以為體。知以為用。即公之實也。嗚呼。仁能發

知。知能運仁。仁知相生。若循環然。則其所為賓乎實者。亦何必屑屑乎本末之問哉。雖然。為此有道焉。自強之謂也。子思子有言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紫陽解之曰。知者所以知之。仁者所以體之。勇者所以強之也。夫無勇以強之。仁知將安行。諸在昔孔子現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覘焉。何也。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赴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綿弱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潔似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

子見大水必觀焉。夫必觀者有所強也。今夫公施針石也。必忡忡焉。憂競競焉。思懷乎。唯恐一毫之或失。天民之或殞。駟不之追。夫然後沛乎。意得。恢乎。中其窾焉。無故也。自強也。然則於公之實。實備三焉者。而於其賓之者。未聞所以強之何也。今公名水也。今而後。余其呼公。以必觀。庶幾有以強向所言者。收功十全。駢術神聖。上之逮黃岐。下之播聲。無旬畦。則手結之水。寧至如帶哉。是所謂黃帝不死者。而其壽非復熊經鳥伸者所得匹儔也。以此仰奉恃怙。俯及友于。乃臧獲犬馬。皆有以仁之。則其樂不亦洋洋焉乎。遠

曰。然。謹奉教矣。余曰。否。之數者。皆公自有也。非吾所教也。若夫吾之為公。所周旋文也。天下至文。莫文乎水。大海迴風。生紫瀾。弇州自言也。公倘必於水有所觀。斯其文亦駸駸矣。

啓

呈朝鮮國李東郭學士啓

天塹遙限矣。域雖隔乎韓和。曦御始駕焉。國實猶之魯衛。若儒若釋。舳艫昔傳。新羅之經禮云。樂云。翟籥。今舞高麗之曲。齋彼玉。隄彼帛。豈勗豐王。荷其薰僖。其旂婁。見上世。恭惟朝鮮李學士足下。星文胸羅。漢

章手抉比。璀璨於鳳羽。放蚡蛄乎虎毛。赤城千尺霞。借色吻側。白馬萬層浪。湧勢毫端。弱冠巍科。笑承蜩丈人之拙。強仕剖節。豈敵履先生之負。七寸斑管陪皇華。欲如袁彥伯。倚馬檄五車。縹軸藏靈府。寧惟虞世南。行書厨已哉。長門之吟。竹響水匝。浪華之唱。樹雜雲流。仙旆未飄。雜紙先踴。如不佞。艸莽散木。昇平棄材。趨燕暇之無因。叩鴻臚其有託。懷瓜李以欲負。遂忘馬襟而牛裾。望瓊玖實如饑。寧憚狐裘之魔袂。蕪句鈎棘。雖頗鍼其口乎。海量灑函。冀且鑿乃心已。謹啓。

大抵高丘子之文多以譬諭為語其言也妙其辭也古此善讀古書者何以善解之乎

書

奉復蘭臺君侯

疇昔之宴。管籥震天。琴瑟涌地。夢遊帝處。聽鈞天之樂。亦何足比也。所恨凡骨未換。塵障為崇。遽然落蓬蒿之間。令人喑嗟不堪耳。念八命更侍。廣樂感感。容至期趨謝。

又

昨日市南失火。而賤族在近。匍匐往救。天幸獲免耳。乃小人疲甚。殆至委頓。歸接手教。讀高作。肩息忽定。勝一服。清涼散矣哉。不羨臺下紫酒黃柿哉。九華山。

疇昔之宴 昨日市南失火 匍匐往救 天幸獲免耳 乃小人疲甚 殆至委頓 歸接手教 讀高作 肩息忽定 勝一服 清涼散矣哉 不羨臺下紫酒黃柿哉 九華山

記請。竢初六還壁。一讀未忍釋手也。伏請寬二日。

又

上天欲使不佞。又作伏枕之句乎。開春未十日。造化小兒。已來惱人。聞今日。即有張樂。意覺躍然。只惡寒。益甚。恐不能到如何。

又

盛价載酒肉來。茲知墨水之興不在中秋也。嗣讀手教。審崑山之珠。落君侯之手者。僅僅兩三顆。是實所謂持。吳鉤授宮人者也。雖然。其所獲照乘夜光。復何。竢多哉。君侯以為何似。艸堂此日。適有客。藉君侯之

一讀未忍釋也。一度讀。ハハヤカ。ハハヤカ。ト云フ。

伏枕 卧病也。

盛价 市使ト云フ。

崑山之珠 崑山者唐之石山也。詩文之言善。

持 吳鉤授宮人者。持。名劍也。ト云フ。

持 吳鉤授宮人者。持。名劍也。ト云フ。

僅、兩三顆 三ツト云フ。

詩債未償 詩ノ名ハヒト云フ。呻吟之際 詩ヲ作ルヤ。一乃亦一枚也。有微恙 御病氣ト云フ。

讀ハハヤカト云フ。

貺得為北海之娛。且手持墨水之篇。誦一句。命一爵。當不羨照乘夜光也。其墨水之篇。容竢明日奉還。又。不佞詩債未償。夢寐呻吟之際。忽接一朶白雲飄然。落几案也。茲審君侯有微恙。寂寞命僕。柯亭之管。一吹而去。此焉嗚呼。曼又何難之有。且陳琳之檄。枚乘之七。縱橫嚙吻之間。僕當教君侯。霍然有起耳。美酒之約。莫相違。祝祝。

又

不佞環堵蕭然。無復松菊之存。唯有據梧而嘯耳。豈

料忽以一枝春色併明珠投來手弄其花口哦其詩則門前之柳應不笑人敬謝

又

昨辭臺下後稍看霏霏集衣者比及半路雪片已如掌矣想郊溪之棹亦不如此之冷冷也今又接手教并辱白雪之賜謝謝時方塵事蝟紛當改日步負耳不一

與德夫

往年吾兄東省太公也辱之書書再轉而達達輒吾兄之轅西久矣夫不東已即東不賜吾半面於乎吾

東上江戶

瞻企之不及  
今抄ラナメル  
ノビアカワテシテモヲヨハヌトナリ

建攝提  
正月二十日

吾カワミガカサ  
ナハトニナリ

兄何忍絕吾乃爾瞻企之不及時適屬岡島某之上邦某者崎人嘗與中野子驩僕以之子為必不濡澤吾書其後斗建攝提者再而闕不獲吾兄一字愈益信君子絕吾悵望嗒嗟而煥圖不佞嗣起居左右之亦未敢也以為不可數而重吾臯也不佞近與荻徂來論文論文輒未嘗不及吾兄曰以吾所覩記殆乎無復有吾德夫若者乃執示吾兄所著徂來亦揚扝不容口曰非獨子所覩記子獨不見彼名賢文集者乎得德夫比者有十一耶不佞於此益悵然悲其絕乎若人焉迺者岡島復來則探其懷出往年不佞所

題絨宛然

奉吾兄書題絨宛然乃曰小人往京多方不獲其所  
是以不致謹完之矣嗟乎噫嘻吾書寧趙之壁何必  
完之為然而當我世失斯人也豈十五城之得比哉  
如是非斯人絕吾也吾自絕也非吾也彼岡島也讓  
之且詈無益也乃稱所由獲臯吾兄告諸左右足下  
幸勿咎其往而曰此胡為乎來哉時甚溽暑未審何  
如不佞近修古文辭異昔所期程而其造亦止吳下  
之蒙耳徂來名茂卿方今塊視宇內足下或聞之否

悅峰

東洋啟祥忽騰半天彩靄西京傳信辱接一朶紅雲

茲審和尚道風共梅花數芳福履逐草色倍懋欣慰

不欺景仰惟多又蒙渥恩吾花參軍脚命鉛鋒稜稜

逼座願沐洪庇五丁力士吐榮光采奕奕射入托物

致意雖古人之遺焉懷微不忘實慈海之廣矣惟憾

山川永隔片楮何罄心期風聞瓶錫在邇深忱須期

面陳春寒轉優為法自愛夜燈尚短布字不詳

又

偶爾攀法標者兩真此生之大幸矣聞金錫將西伏

惟大和尚此行道風始達法雷頓震而得謁大將軍

閣下也歸山之後益有德輝之炫燿宗門耳敬茲奉

賀更啟者。嚮時所呈一律。辱賜高和。句句聯玉。堆雪  
 字字掣龍。挽蛇。可謂鎮家之寶。加以華製茶甌。一匣  
 巧緻精絕。不佞所未嘗目也。當中筭而貯之耳。謝謝  
 不佞前訪貴館日。草率承命。拜趨下風。未遑問法。諱  
 是以一時走筆。頗有逆觸。歸後始得聆知。恐懼戰惶。  
 不知所措。及得賜高和。首拈出賤名。見示。是誠探曲  
 之彙。枯瘠疾之針砭。揭之壁間。朝顧夕省。則庶幾足  
 以繩鹿慢之過。而勝於佩韋絃遠甚矣。豈意大和尚  
 目擊彈指。悉有至教存也。一至乎此耶。銘謝不訛。雖  
 然。不佞還觸之事實。出於過失。非故也。伏冀大和尚

海涵敬改寫前詩呈之。左若此日方冷。歸途自玉再  
 晤何日。無堪悵然不宣。

又

去歲獲染甘露一滴。甘露堂名。寤寐不忘其味。神馳  
 檠嶠。倏已一年矣。頃聞法幢東向。親卓弊屨。雀躍數  
 四。殆折屐齒以為此行也。必得屢侍席末。而嚼全鼎  
 道腴。啟滿胃。茅塞也。豈料公幹絆身。不得坐堂下半  
 日耶。慊慊無勝矣。且也東來半月。不一往候。不敬之  
 罪焉。有所追。雖然。此實係官事。惟和尚勿深咎。書不  
 盡言。聊告渴想萬一耳。

又

歲首玉禪師申賀藩邸也。叨和尚賜手札及毛穎一  
 匣。深沐厚惠。千感萬荷。本以須迢迢一紙謝其萬一  
 何意天傾地折。使東海三朝紛紛郁郁者。遽然變色。  
 西樂一道之紫來迎。台輿也。薄海內外。凡覩然人  
 面者。孰不輟業屏關。累累乎掩泣焉。二月且盡而乾  
 坤總無一點春色。寒谷宿六出者。和尚所親目也。即  
 不佞雖陪臣之微。亦嘗一再拜瞻。台顏呈藝。台  
 前中心有悲辭。何能脩替。遲裁答。以至乎今日者。顧  
 應當不浚罪耳矣。聞和尙亦來奔。大喪館在瑞聖。

官事有暇。當一往致謝。覩前先生。茲書陳鄙情。爾。

寄朝鮮洪鏡湖書記書

不佞少時夸邁。嘗以為男兒生今之世。定遠博望之  
 志。已非所用。子羽延陵之事。亦不可為。不得已。其韓  
 使交接之際乎。韓之國與我。雖同僻東。維然大海限  
 之。森森焉。况其語言異習。突然相逢。道涂迺非重象  
 狄鞮。不能達寒溫。彼是而冠衣殊製。履綦異形。笠之  
 與帽。跪之與立。譬猶夫鬢首括領。冠笄斲髻。各安所  
 習也。其外降槃旋拘罷。拒折之便。黼黻犀象。芻豢黍  
 梁。莫非皆異其嗜也。然則相對握七寸之管。一唱一



酬試夫四目人之化。迺不幾乎少償男兒初生桑弧  
 蓬矢祝哉。春間已聞使節東向。竊為燕雀之賀。以為  
 必如天和年間故事也。豈意朝廷重客。不許輒見。  
 而僕覲然。僉父兼以夸邁。潛伏草莽。其焉所得先容。  
 而達其意耶。所執之謁。字漫不能以通焉。嗚呼。不佞  
 可謂不遇。頃得津南江生書。一展知彼有唱酬。再展  
 知周南縣生有見取于諸公。生實吾白榆社中。人生  
 而得取。猶不佞也。近又聞崎陽岡生得見焉。生亦僕  
 所善。是以意始慰帖耳。僕有不腆之辭。今謹謄寫奉  
 上。併言其志。足下倘有賜。則所謂弘矢之嘆。庶幾有

以洩萬分之一。近來暴寒。千萬自重。如出子效果  
 寄朝鮮嚴龍湖書記書

咄咄子陵。是劉文叔。所以腹承其足。望相助為理。豈  
 可為今嚴公道哉。不佞聞使旆之東也。一聞欣欣。再  
 聞怏怏。三聞而後定矣。鄒孟氏有言曰。友天下善士。  
 僕生項強。不可以仕。攘臂雞羣者二十年。而又未嘗  
 見絕乎長者。且無羈勒在體。說荆必往。說元必見。即  
 西及長崎。東窮陸奧。而未以為足焉。以為今忽而見  
 海外名士。其必有非常之觀也。豈料閹禁甚嚴。不許  
 艸莽之士。拖韋帶其傍也。俄而欲舍十飲百啄之樂。

就樊籠卒不可得。則二十年得意之境。一旦缺陷矣。欣欣而快快。寧非其所乎。最後得津南。江生書及詩。併與周南唱酬。江縣皆僕。莫逆而縣。乃在同盟中間。崎陽岡生近。亦得進見。而各有見取。則輔車相依。僕又何望矣。今有蟬噪鴉鳴之語。以奉館下。足下若一揮如椽。乃僕視猶足下。吾心則寫也。願足下少加意。有愈益定。僕搖搖懸旌。我僕今讀足下唱酬詩。咄咄子陵實可為足下道也。聞足下壯年掇科。今又奉使海外。則已相助為理。豈羊裘子匹儔也。我雖然至動搖。客星之輝。熒熒者。豈又有以異焉哉。咄咄子陵果

可為足下道也。

寄南泛叟書記書

夫自李林甫執政。其世治而友者。友其面。與西家愚父。可以與夫子友也。人心不同。如面不同。中各有傳而存。故元凱不友四凶。而廉來不得接迹。亂臣十人。也。則友友心也。非面之友也。苟心之不異。其何必問面之同不也。不佞始聞使旆搖搖而東。心亦搖搖。如何得一識荆。奏薄技大方已而不可。私心甚快然。不娛矣。嗣後津南。江生書及長門唱酬。陸續而至。此皆僕所驩。而縣生乃在同盟中。而其見齒及。皆如不佞之所私。非是則不佞推知足

是書甚有雅致。語義字辭。蔚半古文。有味哉。笑出干物。子之右也。讀者覽焉。

下之心矣。及讀足下詩，其雅贍宏富，電折霜開，雖宜若不可企及。然要亦同我之所喜，則僕所慊于不見，特冠弁措笏，規周矩還，與拖其髮長其鬚而已矣。即得見焉，謂之知面可矣。不可謂知心矣。夫僕所交不暇指計而知心者，之僅僅皆所謂傳之異焉者耳。足下亦宜然。今僕已得足下所著知足下心，則豈宜局於閹禁不許見而默所欲言哉。蠅龜之篇以奉上左，右若有取其心而不吝殘膏賸馥可醉人者，此非面友也。心友也。傳之同也。夫自李杜韓柳，誰其所見而親者乎。吾人居恒友之，僕願奉足下心畫炫燿僕交。

友之籍其亦何慊之有。時感發自嗇。

再寄朝鮮嚴書記

方纛旆之淹都也。不佞作詩貢四公館。下東以言企瞻瓊報者狀詳矣。而後延頸本願，累日不得命，戰恐迷惑，不知所以措焉。人或云使節之東入也，都人槩為鳳雲之望，庶幾獲片咳隻唾，鎮其家者。蓋滔滔焉而諸公乃在，獻享私覲，接賓議禮之暇，了其填案溢。渠山積谷量之債，故其獲之不能十之一乎。千百而其了之也。隨手而取，初無別親疏，後先工拙遲之與速矣。則其獲否，辟猶射盆中之覆而已。余曰不然，諸公

淹ハ滯留云  
企騰瓊報ハ滯留  
韻ヲ下ト云フ

於此邦之文不取則已。已取矣安得無所擇焉。許敬宗有言曰。卿自難記。夫諸公以我為非。何劉沈謝必矣。雖然我豈自沮哉。於是置諸不復以為意。越十一月十九日。使節西矣。又一日。足下及諸公之和致自岡生。剖封薰盥捧誦再三。辱諸公有取焉。及讀足下真假說喜不自持。不佞之喜豈喜其弊假過當哉。特喜徵平日之言也。昔越石父其在縲紲求絕乎不辭。入閨則安得簞口足下不稽疑元龜哉。僕少年時從先君子授文粹文鑑等書讀之甚說。遂以唐宋四大家為文章之溟渤尾闈。追為自運。句衡章權專矩矱。

有以八卷三十一

四家窮力步驟不堪膚受肌立脆弱莫成耳。及弱冠見荻茂卿徂來者。茂卿一見國士畜僕僕乃以脆弱之說扣諸則曰。子知彼為山者乎。欲其九仞必先覆土平地。倍之而後芟株藥鋤晶塊。版焉築焉。山成後僅得九仞。夫四家也者。會典誥而還荀孟賈馬仲舒子雲而芟鋤版築。今乃步驟四家。猶之拾人畚輶之遺實諸版幹段。使能九仞不脆何待。子欲善學四家。盍少高之。詩以修辭書以達意。南華沖虛魯盲湘纍以逮乎蕭統氏所纂。斑如粲如我無隱乎爾。而後四家者言自在其中也。不佞曰。是則然矣。唯奈古昔獨

有議叙兩端而已矣。彼序記論贊箴銘誄誌區而別者。何有於古哉。茂卿曰。子必欲其體備者在明。李王七子先覺於古者也。余於是讀七子書。始知乾坤之際。有所謂古文辭者存矣。乃盡焚其初藁。專力古學。與縣孝孺諸子築壇除墀。授牛耳。茂卿孝孺載書不佞。捧槃歃而盟之。孜孜今業。時有所著。示諸人不睨而拋。必唾而罵。曰。子何從而得餌。此于鱗之毒。且子嫌唐宋不古。明豈古也邪。余曰。不然。四家為範。辟如學山七子。不畫辟如學海。故學四家者。以四家為歸。宿儻七子者。以七子為與。梁寧翅與梁七子。周誥殷

動而三盟九

辟言也東野子多甲是字

盤亦皆吾之與。梁已我自歸於我。宿是所謂造物之楮葉。非宋人之琢玉也。夫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焉。當今非之安知將來。海內罵之安知域之外。我今夫契契焉。削足適履。殺頭便冠。我未之聞也。于鱗之毒。安知不為不朽。藥石耶。我。是僕平日之言也。頃戲為四家者言。比諸前者。矻矻學之時者。頗覺漆斤兩。古人以終南為仕宦捷徑。古文無乃四家捷徑乎。不佞自期者已微矣。而將來非僕之所知焉。期之海外。乃得足下。足下之文。無論才峰奇拔。崢嶸鬼峩。其議論皎覈。對儼森

物實云云文ノ先

嚴邈之東西京淮南孟堅實其比也。念足下亦非規  
 翦唐宋者哉。不然巧中不佞所好猶退之誌樊宗師  
 自似樊文歟。而於僕文未嘗唾而罵之前者所謂鐘  
 磬之說忽徵于足下也。跬步不已跋鼈千里是僕於  
 不朽之業不絕望也。不佞之喜不亦宜乎。謹謄寫拙  
 稿三首附覽。其管仲論乃唐宋故步。中川記志在漢  
 以還而送香洲序則志益遠云。未知足下以何者為  
 彼善乎。此我。又前日貢詩鏡湖洪公回音至今寥寥  
 矣。豈徵於足下者。猶未徵於洪公邪。餘皇一艤無復  
 有所望也。不佞得隴望蜀足下少加意行且凌朔涉

桂步一足  
 首字六字

貢詩八詩

瀚伏惟自保

徂來

先生已脫罔高邁。乃時時曳裾亦惟司馬大夫遊梁  
 門。每授簡札從容成賦也。何曾見巍巍然如僕僕僕  
 郎中一芥子室藩中固也。即稱喚翁忍唯唯于前。稱  
 中澤強磬腰骨不敢仰眉尖紛紛唯風埃之日蒙而  
 顧其色赧然者實天冠地履矣。於乎先生美哉綽綽  
 乎。此之謂王之絆解矣。何患於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也。茲小鮮奉賀首疾憚削頭不能躬往為悵矣。

又

敵邑最爾。信之役也。業已悉敵。賊老者皆已戰死。少者靡弱不可用。且也疇昔之日。觀大國治兵其郊。卒咸超乘。甲兵犀利。敵邑望者莫不膽褫。今亦有此役。惴惴然唯一鼓而敗。是懼然盟主之召也。敢不唯命是聽。不腆之卒。治在郊矣。敢請使令。

又

衆人中

醉

不佞昨於稠人中為賀知章。幸不卻克歸家。頗喘獲手教。草草目過。誤以藩中寵命。乃村生服職之事。已往省吾。省吾今不復齊人。免惟其義食。然後審聽。府公辱先生特寵。不佞實託唇舌。不覺雀躍。愈驗其脚。

唐詩有

無恙耳。幸勿為念。獨斗室益鬱鬱。不勝眼花落井水底。眠矣。答少卿書請覽。今日深川勝事何如。

又

不佞獲昭明文選梅村誦序中所謂冬穴夏巢之世。慨然感其舍若穴。乃造習坎舍。記今貢左右為宋人質。嗚呼。冬穴夏巢猶可不佞。乃今夏穴矣。藉令昭明親之。謂何先生銓擇。喻昭明萬萬幸見品。

又

昨者福生奉書至。則日色且邪。不能即報。承命不佞。題慈德公碑。暨其陰。書辭悃至。僕何人敢遽獲當焉。

且僕枯于閣禁而泚斂紳引之事不克躬為役負先生之誼實多微命誠將趨持削筆者其亦何幸獲先生手書夏鼎商彝於潤不腆筆乎萬萬有餘也謹題畢貢左右未識得稱否其碑陰字為區區慮久遠故力多其肉眼眩委弱匪阿環是傳雖然先生寧為其覲者哉或所不稱者唯命之改題

又

接書知令愛復舊若不佞為南箕所困百骸解束綫而為徐偃王態耳所命字不趣下筆為此也勿怪今已寫完敬貢唯無奈其字之亦為偃王態耳聞今日

偃王戲史記序

退朝藩為僕委曲謝何罄謝何罄

又

世說新語兩本奉璧更見貸一本幸幸朝野僉載不知何物書點鬼簿筭博士等語皆出其書田庄牙人或其書所言也先生藏有此書不昨日著价精廬有回書命僕親致然有封緘何妨焉故併投諸左右其器待僕親帶去耳

又

聞品川之書已發矣不佞欲使使謝罪先生亦有書共之耳書中搶先生所謂領下之尺鱗者非是暗地



裏欺人鼠竊之比也。亦柳下惠之同氣乃爾。一笑。

又

昨辭函丈省假父歸則阻山王闌闌比燈出方獲入穴也。鼓者四。然后上床。乃省吾使者琢其洞奉大龍回札一通。札未可代燈照。且而讀之。而稍不釋者曰。不可句。寧獨古文辭有乎哉。所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則自時即自時云爾。則渾金璞玉。以辟相識之自然者也。毫端所揮。渾金璞玉云爾。亦似謂僕文不藻績者。未知句之何。又曰。併上之三三者。思省吾相見一相訪。一致書。一也。而省吾相見不密。四五亦未知。

市使口

數之何其如銀鹿齟齬渠雖曰不以國訓吾必曰坐國訓也。又曰。伴徠山翁而來。亦非勉強。故曰不復注其心。瑞雲之山也。此亦非往書之意。往書蓋邇言其未面前也。故亦有意搖搖拳械在末等語。顧渠苦蚊子不盡讀耳。即盡讀之如此。乃古學之罪也。知文如彼而猶然。則不佞執其瑟獨一先生之門而已矣。為之悵然。今呈左右。請覽先生亦獲回札。幸見示。

又

昨得書教拙序中瑕疵。審其言實如所教。蓋言充腴精密者。將以矯世。張空拳當場斤斤事鑿鋸者。所謂

盛大温厚。亦為世之狹隘僻薄。襍之諧譎。以為得巧者發也。而自不知其無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者。浚自慙。不能免其失。愚者耳。僕之意。蓋以為諸成篇之後。渾然雄偉。如三嘆有餘韻。乃為得。而其琢句字。欲集梗柶。豫章。詳斤兩。錙銖。如陵雲構。臺也。伏異先生取其意。為擇其語。幸甚。僕為詩。再屈其指者。一以為先生。再以為白石。而於文。白石寧足屈吾指乎。今日德夫書來。言僕文難讀。且諭審沉約。三易之說。是許大天壤之間。知僕者止一先生耳。即可竄改僕文者。獨在先生耳。僕緩頰弄其舌者。累日。不能往托故。以

東大書之。僕服平。即日未。或去。生莫。事。短。於。人。公。既。

又

途遐心近。為阻衣食。久闕奉候。此日特辭。鷓鴣群。又值高駕莅豐。藩歉歉何堪。啟者。必蕩義空。本崎陽之人。請一接光。手。紹僕執謁。去後。賜不棄於弟。有喜矣。聞先已憑演師。取政所作。未知記得否。不一。又云。又曰。貴府輪奐。踰護洲者。萬萬。但修葺居多。恐殺俸者。亦萬萬。何似。

又

僕讀自叙傳。曰。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

綱目紀八卷之六  
ル下語論一也

陵之禍。幽於縲紲。是太史公遷自謂。而史記遷所自述較然無疑。蓋其自叙中。談為太史公。至談卒。所稱太史公。則談而遷為太史令。以下所稱太史公。迂自謂也。而先人有言者。是為談也。索隱必以太史公為談。故云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者兩矣。又云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迂之詞。及以先人有言為先代賢人也。夫隱未之盡索乎。不然亦索隱行怪之類也。向與先生道及此。故敢告。

又

記大龍之期。期乎明日。未知先生莫事或妬之否。即

無妬之。而岡島子能季子其諾未可必也。何如何如。不佞日相忘乾平魚之際。口裏荊棘。不竟坐將連赤城方寸之地。念從先生後。而一有萊之。故特使使問。

又

今日土方王慮貴恙何似。心旗懸懸。而講席三設。猶未了。忽接手教。乃知有差。恭喜恭喜。且承池帥有書。答以貴恙。今朝僕亦得招書。所諭子晉之管。亦何不可之有。惟滄浪之客。無二十錢。可以酬茶博士。且先生或不往。僕已瞽于茶。未知有誰教僕。某在斯。某在斯者。僕亦將辭以疾。未知尊意何如。講畢。當趨白。

又

今朝蒙賜盛光之劍時方出門幹事滯其答音關劍  
昨僕不在也業還之其主且一鑿家道是非禪定乃  
出金剛兵衛製不冝中先生之好也印削一本附貢  
僕衣欲拂非懸也方用筆衣食之資若契契也不能  
親上

又

家妹已死矣誰無兄弟如手如足是尋常之謂而已  
矣僕於第二妹視猶兒彼視猶父先生所知也况悞  
之庸醫似出乎非命也僕卧起昏昏實如醒之未解

然不冝為兒女輩傷千秋之軀先生之命在耳欲改  
裝鳳管以遺其情笙及十二律冀以附使其十二律  
一錢半銀僕欲償之何如

又

假令僕能修當公之業得鳴其笙簧而女媧氏之事  
何辭今不能然且其時也四目之人未出僕何所刑  
效乎今姑效鄒磬者以為先生於業豈特九合而安  
焉者其以一薄海持人物之衡低昂一世猶祖龍氏  
稱書也則今此書不附一炬乃三世至萬世誰能禦  
焉其書拙而陋幸留之

又

不佞疾皆去賤軀。惟頭岑岑而神荒荒。是未盡復常矣。意者今將復耳。前得省吾翰。知先生駒籠去。昨遭順得來。亦知先生辱宗順談話可時。未審其或及僕去。長沙之事。否僕居閑。竟日智故萌生。皆未出畢竟兩字外。而其或與田澤叟接武。是所慮已。伏乞若有兩處所及僕者。揭一字示之。使不佞揣摩而曉之事。雖在未勉乎。然計之先定於應酬之間。非無益也。故特簡扣。有順不吝一轉軫。來樞祝。

又

古字鏡

先生照人腹中。雖秦氏鏡何若。昨日徵先生書。先致史局問。先生舍何在。時不佞心戚焉。有動為重。或浮沉。故不敢作書而請耳。何意先生既得不佞心乎。逆旅非久淹之處。先生幸常居之。方寸可矣。餘容面謝不一。

又

辱手簡。并高作二章。其玲瓏其聲者。固不消言。即心畫端整。足以飾陋室之壁。溲沓麥飯。可謂博得方丈之饌。謝謝。

又

昨日為之舊性發作。復有蓬累之志。故特請僕說止焉。則關係頗切。若貴館之會程期有常。且涓滴不增。減河海尚矣。僕不能不寧割此而濟彼耳。唯先生勿督責哉。

又

昨夜岡生至。聞十四日賜僕追隨。今又手札拆封得韓使稱縣生之說。不竟撲案狂呼。縣生之才。為韓使所取者。乃其所也。只其已具隻眼者。與閣禁雖嚴。或可通車馬之實。出意外聞。既望旌旆入都。如不佞願一方便耳。只日逼無地。求門路而閣禁或當異乎都

下之稍鬆耳。問奇已集。艸艸布字。恐不詳餘期。十四日面既。吳夫之。見錄。夫云。一。奈。我。一。本。

又

字書鎖為牝鑰。為牡。又引禮注疏云。管鑰。搏鍵器也。以鉄為之。播鎖內。以搏取其鍵。是鑰為俗所稱鑰匙者。固無論矣。而字書又云。大抵開門有鍵。以止之。又有鎖鑰。以固之。及吳臨川注周禮云。管鑰。所以閉門。鍵牡。所以開門。王元美鄖陽藏書記云。計三千餘卷。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部。俾度而鑰之。汲冢周書。篇其口不言。宗子相用其語。作鑰。是亦似以鑰為鎖也。竊

謂分鎖與是言之牝牡則鎖牝而鑰牡就鎖中言牝  
牡則其外而牝者是鎖措鎖中固之者牡而鑰然則  
鑰者牡之名而通閉啟者稱乎未知如何幸先生質  
諸而吳氏鍵為鑰匙者僕未得其說亦乞指教

又

往者蒙教鎖鑰義告以後世嗜如使圖也益搏心古  
往則先生之賜百朋矣獨所徵不盡渙然爾雅部乎  
經後訓詁家實宗之然其所謂鍵謂之鑰云爾者果  
何說乎冀先生再見教考注一本為一套注疏一本  
謹奉璧

又

病牀辱書強起盥讀感見念之渥僕紅心未嘔出而  
又加河魚鄉者宗順來視道是岑連或為患也羸亡  
項起嗚呼僕殆何鄉之歸唯僕病得之志慮不遂令  
冲天之氣抑遏丈室而豪爽自如顧不至賈太傅幸  
見垂憫如野鳥入室之賦僕益有意作之耳唯當面  
悉

又

昨接手札間山田捷告狀筮如遺之是匠人不知削  
鑿何名也不亦癡乎雖然使癡人縱其癡我頭上者

是其癡癡乎癡者也。何山田之足讓哉。辱先生推挽周至，謝謝。

又

僕所聞，缺然未可。而病聲頗播揚。來賓陸續，室燠僕痛。方寸焦亂，視日不啻歲也。噫，何日而常羊無形埒之野，獲逐二豎，未膏育哉。易林第一本，幸見貸，以得一摸。蘇慰無聊。

又

辱書讀到，帶刀信士，我甚愧。不佞不特報謁休一事也。僕病益洒然，其告狀午時業已投矣。已家兄來欲

上駒籠先壠，令奴從其後，勿怪帶刀之有故也。辱先生種種垂意，厚渥刻骨鏤心耳。遲批出，容往謝謝。

又

及日在建木梅村來，聞先生既朝駒籠，且豐隆有聲。因循至今，不扣玄關，以至勞手墨。茲審今日在老候前波，及不佞喜喜。日未沈，病夫未以蓬累而行。遲冥然行承教，草復。

另啟言，先生今日與禦寇不異。僕願如壺子，觀其相而使王家哭道東壁死矣。雖然是師弟易地，恐不可行。惟先生一轉語耳，何如。



又

鴻烈解二本。反貢記室假貸次者二本。中秋詩。削鋸已施。亦見附价。庶得令淨書。萱場之宅。契券已立。否搬移在近否。昨承明日使使廩人許僕作小簡。質問希命貴价。使病夫得守其箒。不僕今日頭角猶泐。泐然不能候扣諸數者。書以奉問爾。艸上。

又

鴻烈二本。欽謝且辱示呈廩人票子。謹照樣寫完。附貴价不佞疾首實如命。唯今日少快耳。

又

得書知昔念僕月前之渥。唯僕來此。應酬頗多。讀書之莫給。是以不敢一扣先生之門。慊慊實至今日。假父出門不佞。趨間將衣。乱藉不晡。後亦當不能趨。函丈亦承讀理義辨論。知維楨尸蟲出彼。尚無一管仲。憑固其所耳。晡後當一往共計。王霸之術。豈寧契契乎。務強國為我。艸復。

又

對雨意注。泰斗一日。僕素怯此。慄慄者。實如先生所知也。是以塊然抱膝。市樓不得復移。跬武問雞黍耳。今又接教告。以復藤子之言。謝謝已然。遲明日行謝。

深愛此日也。日没月魄，病脚羸甚，想不能泥行用。棹如夏后氏，慊慊復。

又

昨辱盛款謝，僕頭之與手足，差不佳。顧久不藥，故也。今日又服藥，必不日能差耳。向書舖齋，天中記至曰：九日在邇，主人渴黃白之切，交金在節前二圓三方，而得易，若不能請三圓二方而獲者，先在焉。不佞渴此物久矣，唯圓而方焉者，猶之其渴也。先生其或能為僕損一朝之供，令免其渴否？九月，吾不能矣。其至十月，必能了算帳，伏冀方便，千祈萬祝。

盛款謝亦八地  
走下云

暮秋山行期在何日，請教

又

今日約相訪，而雨又滂沱矣。且又繕治天中記，自非功畢之與雲少卷也，不能前言是踐矣。所謂二天三地者，向既以蒙先生之諾，唯先生品其方者，乃僕又欲隨而圓之，未知能易易乎？否？九十月之間，廩米在自伏，異使握中之玉，無佗人是歸。我則令人或稱僕智囊者，實在此物也。即雖毳毛哉，然亦倘先生六翻間之物也。力新甫，蠹有餘乎？信若蒙見附，亦等僕親受也。秘笈滄溟各一本，淮南二本，奉返。

又

向蒙先生貸扁而堅。正色而楮者三枚。副墨之藏於茲乎。為弟之有者十三四矣。謝謝唯其中缺裂靡敗亦十三四。伏希更貸善本。獲磨瑕釋類以完碧盧之為珍也。暮秋山行既成。其造甚樸。自視鄂然。范模既成。難乎改鑄。就以進呈。惟先生鋸而鑿之。

又

再接手札。知已歸自駒籠。羽芝之行。謀之假父。明當相從。一忙野僧半日耳。前書言彼好文。是恐未也。此日僕又被敗魚傷。伏枕不能應。招即起。悵悵大美謁。

館林事出梅村。僕不知其所以也。晡時梅村來告。昨某人<sup>ア</sup>有<sup>ア</sup>冗<sup>ア</sup>緩<sup>ア</sup>期<sup>ア</sup>。必當相見不日也。肺大腸表裏之論。令不佞了了。病故謝餘。遲翌。

又曰。雖風寢道徑淺草。非今所便也。但當刺一小舩到門前耳。

請不又

市供スルニ云

羽芝之行。果從後耳。唯家主朝藩未歸。是故未飯。飯畢。乃命舟重稟先生。請少安之。

又

辱書審先生所憾。及說僕則異乎此矣。非菽麥而餽

飽終日游無詩歸路空提其竿與綸是僕所憾而住持不在不舟不與焉不舟而徒痔於是乎破且差饑而歸歸而甘食精神甚爽是所說者也其陶轉窰云爾者乃先生之說轉為僕之說者足以揜向數者豈謂不足償所失乎此復。

又

辱書審先生又欲賈其勇讀之僕亦頗扼其腕雖然前日之會人亦有言樂不可極且天中與詩經積債填案冀得隔一日兩手皆攬雙肩並擔。

又

前先生挑戰也不佞避其兌昨繕敝甲而門焉而先生不接烏乎先生以不佞為鼓不成列者乎此日也願相會乎郊故敢使行人請。

又

此爺孃波斯之遊所帶來乃木南子詩及其所謂論者也僕得而讀之曾頭風之不足療轉之記室惟恐亦有失于宰予之嘆雖然唯先生強作之和以為增直之顧。

又

接手札審所以不和南生之意彼雖不知持準履繩

然亦其抄抽文選者似甚勤循循誘引如先生之命。然後請先生鋸而斫之耳。領詩幾多首頭風於此乎。得療餘遲他日。

又

承今走老臺及僕櫛沐之事謝謝。又承過西館喫橘餅還以東坡參玉板準之即不面悅峯非先生所恨也。明日當復披掛趨謁復。

又

家主面前方有所幹事當樞衣若夫列器真贗自有。綈頓之在何必病書生之待。

又

聞二謝舍其遊山之履釣絲是綸招及桐江之士趨。當顛倒羊裘應命耳此復。

又

不佞櫛沐今纔畢將趣走命而家主此日有間命炊麥飯欲僕共喫之故未敢耳承先生今日亦掩心卧未知能命舟棹惠然乎我否亦家翁之願也惟其下飯者有淮南王厨下物而已其舐丹之類既已仙去久矣何如。

又

聞此日趨藩莊與省吾書如先生命呈之左右伏乞  
達之先生為學輩斂弄者數次其勞甚至雖然亦經  
濟之事所以不得不及山中宰相而羊羹不斟禍或  
及宋國是雖僕亦沾先生之賜者不惟淺淺矣歸後  
將趣走為瀆其炮耳又聞為僕計者且不行甚要聞  
其詳冀回書揭其一端令僕自反之祝祝

又

辱投簡見招惟僕又疾首將雨而疾已雨而已是例  
也勿怪不應命此日方交廩米之賈益賤僕囊底受  
黃金消之譬猶四十里沃焦向所貸兩圓今璧其半

餘幸緩期禱之

又

承見招僕冥飛非遠方矻矻計衣食之資是急連日  
出遊非所宜也雖然亦先生之命也當勾其業行應  
命耳

又

今日鄒子未鼓舌頭而哺後又將會唐詩解責詩責  
襍然駢至企跬未可預定悵悵

又

吳子解十二本杜詩四本南生書一套上諸掌記昨

日木生復書不此日將發崎陽書不能往面骨肉垂分睽意甚色色而其人亦患河魚天亦要雨夫上天何湊巧乃爾

又

僕入春來鎮日痛首昏悞玉樓之記其果辟僕乎是以不朽之業姑卷之束高閣非祖禰宰予袁安則亦從事康樂之遊耳昨日頑耍斯婆散悶還得手教審以不二詩見命惟不二諸簪笏所難開口而歌又道上不可為耦况以襪線之才遇此昏悞之疾乎今有四累于身敢代天下大匠斲寧不傷手而毀面哉僕

玉樓記故有十人死方夕夕夕夕

所以吻蹙不復伸也若其詩就布之紙則僕安辭代其勞此日降雨瘡首之人不可以風不能往白不一

又

方向者獲書有所幹事不能答匆匆口授恐見罪不敬辱唱酬詩許多篇若高作日已看過野生詩數吟翫快意且筆墨道上顧先生所訝亦當就用前日所品佐池菴否僕甚鞅掌不暇生是非只願與遊目白雪耳今謹還奉病人微已而猶未也若僕全然復常幸勿為念

又曰昨日爺詣老藩省吾虞其口詞中有省吾兩

字令改寫了云黃帝不死云云此語僕彷彿記于臆而未牢記本據莫探諸先生腹笥何如

又

辱書審五支二十四鹽於馬氏聲口上看透明白僕再提念數四未得其說蓋隔三十里耳倘或馬氏元人雖曰詩中宜用中原之韻然唐宋以來用沈韻者自如則押韻不可用啞韻亦元人臆斷不可概諸唐人乎雖然標諸詩選之首者似不可以元人概棄也蓋有說焉待面請教

又

不佞連日頭痛怕風知其傷料峭服五稜散累日猶未得驗無奈鄙吝填胷耳昨日辱瓊琚之賜尋亦看源君美詩益信天下無先生之敵耳騰寫以附覽其扶桑日湧萬雉春城漢儀舊自等雖似涉黃金紫氣覆轍乎所謂增亦人傑也我者僕於此子觀之而已先生以為何如

又

僕紅綫絕口矣雖山鞠窮之求亦覺希疏也唯肩任頗重今日特謁休養病耳其鵬賦意再與先生議而後起艸倘過松下坊幸便屈車徒是祈

無奈  
胸中三學滿



經十來日未為晚矣。

又

拾遺記一本謹領所謂明錦文似列燈燭者又見諸先生之賜也已。謝謝聞錦牋序中有所得謹付貴價遲日見教是幸。

金博山出李白詩絡緯秋鳴金井闌注注引戴延之西征記也幸見教。

又

辱教清平調書不可以執一如是哉宗系一紙達諸翁翁亦不堪感激云。

又

昨日書頗大言鬱甚聊以自遣耳猶彼趙佗黃車左纛以自娛也勿怪。

又

疇昔藉蔭屬目大方及獲納林下半日之涼矣歸窟後猶竟有餘清謝謝寄大龍書乞正尺牘一時所出嗣後安得篇勞斤鑿惟是始寄者不得不托文其陋矣諺云頭醋不嚴徹底淡敢請。

又

簡至審不周之不周謹依樣題奉而其字亦比昨稍

竟有覩然面目。非復蛇身牛首獸面鳥身。此或足以止洪水餘期。面草復。

又

昨夜之遇。快哉。此日福聚禿顛。帶鄉官來。又欲詣先生之門。而家父欲求一屈高軒。以娛半日。先生其惠然乎。否。鄉官元欲特詣門。然是亦禮法外之士。以禮法外待之。亦或無所妨。未知先生意何如。家父已淪茗計。炊雖然。倘或不能。特往鄉官耳。

又

屢簡札。見問北萱疾。昨日如廁感冒。此日稍解。似有

起色也。昨晡後。森生書來告。兩隊長已退藩。乃直投狀。并大夫并大夫納之。語在森生書中。遲日呈覽耳。且承秋生心醉古李。借與大函。謝謝然。其人才或不。能也。嗚乎。毛野之靈。其殆既有所鍾耶。不審。

又

宗門之契。年年依樣。画胡盧。即不佞假樣。他人手。亦年年耳。雖然。僕既於九轉之劑。看得透。猜得破。不復疑其藏甚。藥乃其依樣。亦唯此日。則先生所借。枵然空藥胡盧。而無所用也。專价奉璧。

又

中野清至自養疾上毛昔過坎舍共道舊情故驩愴  
駢臻因懷久違太宰德夫作書欲復舊盟斯人有力  
從合亦霸國之利也古稱為楚也非為趙也幸不惜  
一賜照

不佞無季子之古不能使王孫之不遊如之何哉鳳  
管隅侯之所藏也亦乏其舌異日幸藉重整頓先茲  
奉上

田鼎山大夫  
因生歸辱手教審帥臺康健公等亡恙欣慰不少顧

僕去歲徙舍神門神門之舍縱橫十笏牕戶朝北左  
糟櫪前馳道而地又卑溼五六月之間畏日射床蚊  
蝮可掬庶人之風颯然起則至埃之與砂礫乱墜梧  
案之間嗟乎假令僕金石其膚將且融焉而錄之况  
僕之素稟蒲柳足下所熟乎越七月之杪咯然嘔血  
幾乎一盂自此其後紅線不絕口可一月伏熱蒸骨  
四支柴立乃乞輿疾家翁之家尋獲乞一副骸骨而  
為橋南一村李究也今也羈馬辭休鞭策去背五步  
一飲十步一啄實足適野性以故疾亦霍然幸勿見  
念岡生又詳說帥臺及公等華李益高進已易其舌

念帥臺及諸君。舊自蘄然。非群乃又引岡生與之日  
夜聞其談鋒。是移莊岳于几席之間也。欲不齊語得  
乎。如僕亦嘗竊托陰岡生。記幾句華語。唔啞未明。岡  
生則西。今乃徙居橋南也。商豎隣而賈客群。日弄市  
井之語。咻乎僕之耳也。則向之所記皆已。烏有矣。足  
下不知其如此。許僕以及瓜之日。令得陪席末承帥  
臺亦辱一言。感銘是多。於乎。僕今將何言哉。雖然其  
李素不佞所癖。傾耳願耳。其所嘗耳也。尚矣。回旆之  
後。倘賜分一榻。或者啗其遺。崩餘孽得茁然而出也。  
是不佞所願也。非所敢望也。貴同僚僕所相識。盡安

不幸為致意。

小倉尚齊

不佞鄉者與貴同僚縣次公為白榆社之盟。魚素迄  
今連縣矣。又嘗藉次公獲與佐沕真老兄納筆墨交  
一再叨假與之言焉。夫貴邦既濱西垂而弊邑又僻  
在東要。所謂風馬牛之不相及。然僕生平爾汝相得  
未嘗有次公若者。而其誤見齒及。莫如佐沕真也。僕  
生三十年于此。所結蓋亦不寡矣。迺其雙眸為常青  
不在此而在彼焉。何其奇耶。足下不繼武殷洪喬俾  
我二人獲交通存問。次公已具告之。私心德之久矣。

唯其末緣執謁以及乎此。慊慊何已。頃聞弊邑之人  
鈴文山與足下交驩。僕於文山猶次公。於足下會遇  
蓋更奇矣。文山紹介於我。使我得締交足下。而三其  
兩。則其奇亦益甚。故言此以庶幾其交。且以謝致書  
必奇也。知不必奇而必奇之。是僕欲奇遇足下也。蓋  
文字上之遇。比諸世瑣瑣俗物。鞠脛局束。投刺置幣。  
然後稱納交者。乃居常皆奇矣。即足下不好其常。按  
劍無由而至前乎。是亦奇中之奇也。僕獲一奇足矣。  
呵呵。復次公者。書一套。幸轉致。時稍向暑。自玉

縣次公

自次公理青海。檄既再閱歲。今則竟未修隻字。左右  
客歲嘗辱不棄。賜省吾及不佞手札。審我念至。欲書  
以報謝情。繁者難乎理。且理且輟。次且累月。其奈值  
共工氏觸不周。憤憤乎柱維皆墮。目無鳥兔。安皇報  
際。與省吾言而悵也。今也鰲足既斷。依然乾坤矣。於  
此欲再理前語。乃先復接翩翩五色牋。眄彼庭皇。嚶  
其鳴矣。不佞殆謂以人而不如鳥也。然是寔海以內。  
所共其或宜不浚罪。不佞已。次公足下。瞻依健著。文  
益彬彬。迺得優爾。研業平安湖。若荻公書。毋論非  
復當世物。乃于鱗諸公。或恐辟舍者三。夫以足下上

駟班馬何之有。汗不失為靖萬。其於回瀾裕有餘力。無乃有意於此乎。不佞識不增而廣才非減之。濟醜舊時東野生哉。然亦荻公鼓舞是藉。頗抱填海之志乎。日竊竊乎剗琢之事。日者不量銓次。明七先生言文者若干首。句焉而國字其傍。且將木之。蓋區區竊以為世方俵俵焉。啜宋李醜而甘者。非其嗜殊殊舌未嘗易牙於調也。何似耳。比其一盃羹也。其試覆諸上流共之。衆衆之無舌。如之何其惡焉。亦惡知畫乎。不有一快其醜腥者耶。未試之也。俄而曰。秦無人吾不敢矣。是下謂何如。荻公萬乘之賦。不患不強而無。

與之患。當今之世。狎為齊晉者。其在足下與。即不佞瞠若願持前所稱易牙一盃羹者。以代奉盤血。其後願次公自愛有所著。不惜置而致之。送香洲序一首。貢左右。餘卒卒不能寫。遲他日取品雜字見返。謹領短筆不能悉戀戀。

又

不佞煥圖修字左右。後遂爾杳然。雖天塹之限矣。安有次公而見棄如此。以為必致書者。為殷豫章也。怒若調飢。顧去歲五月。僕則去吳門。役神門。邸舍兩楹。上蒸下濕。而僕之素羸。危次公所熟。迺倚劍度書容。

膝其間。灶烟泣我。蚊蝎可掬。經夏至秋。胸中咯然。嘔鮮血。椀許。四體盡廢。精神如醒。八月初六日。謁歸。養疾。家君之家。則輟業。拋籍。案上銀不律。為蜘蛛之所網。幾乎半年。是母怪。雁魚不陸續也。越春二月。疏乞骸骨。獲遂。初衣如意。蓋僕病自內。逮轡策去。體而羈勒。脫吻也。疾方霍然。於是乎嗣將修尺素。乃忽獲次公手札。解緘。審前書。不遂至。浮沈。次公無恙。千秋之業。刻日有成。捧讀數四。喜惧交併。次公足下。夫夏后氏之璜。天下之寶也。徑之不寸。握之不盈。視之烏氏。保谷量海。積錦綺雜沓。而珠纍纍為至微而眇矣。而

保不敢持。彼杭此。今乃誦次公之文。五色奪目。生氣迫人。宛如只尺。次公促膝。指天慷慨。骯髒各睚眦。一世者。何其盛哉。蟬聯數百千言。舌涸眼花。唯索之恐。况又可倦。嗚呼。次公之文。實夏后氏之璜也。哉。僕聞之。伊仁齋及門。四千人。某氏亦必如之。其餘或為卒。或為旅。為軍。蠅營麀集。何限。而夏后之璜。乃在僅僅。吾同盟中。是冀北之野。既無馬也。古稱芝蘭玉樹。欲生庭階。况夏后氏之璜也。是僕所為喜也。然王武子有言曰。珠玉在側。賁我形穢。我何人斯。得不惕然而懼乎。既察其持論。皆破的中。竊次公以為韓柳歐蘇。

皆取諸古文明人謂衆人無有我獨有之豈其然乎。故李古文者不為王李奴隸。然后王李之骨不朽。嗚呼。次公特見至此乎。王奉常不言乎。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李而成為韓柳。吾却從韓柳李便落一塵矣。輕薄之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驟二家者。皆非也。濟南常稱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弇州又曰。日月星辰。亘萬古而長新者。氣布也。玉雖貴。願化工之葉木也。不願玉工之葉玉也。噫。次公之言。何其肖三君子之甚。次公又言。王李各短長。是乃揭示二公顯于古也。豈惟二公乎。七先生亦各

異其體也。如面。夫求易精微。禮乎鑿。尋樂易良。書乎散。探詩溫柔。春秋乎離。若乃長卿浮靡。子長質直。孟堅整栗。豈同後畫葫蘆者耶。則人有面目長短。而均之古焉者。輒王李之千載子雲。而韓柳之魯男子也。已。古文寧負韓柳哉。雖然。王李斷斷然。不少借韓柳者。是乃創業者常狀。夫文之大端二。達意修辭。政蘇後。理勝而辭病。方彼其時。撥亂反正。不能不若此。亦猶夫韓吏部救八代之弊。迺擇可告者告之。又時與之戾。其聲嘒嘒。唯其時為然。僕持七先生之論。又唯其時。而次公以為矩李矐王者乎。僕非然也。夫今之



言文者又知步驟。步驟韓之與柳者而已矣。毋論春秋三傳。即先秦兩漢古書。皆束之高閣。飽蠹魚之腹。無他。范不范也。我黨有李。曲禮者翼翼然。察其師進退聲音容貌。籍而筆焉。及其接人。遽失色。芒然而歸。告其人曰。今者我誤矣。我忘其嗽。今之言文者。取之乎者也矣。焉哉。措諸首尾腰腹之間也。如印而行之。戰戰乎。唯恐違其師之法。夫何以異諸。洛坂大賈之喻甚切。然是特擬議之。未成變化。彼是皆然。必於古文辭言之者。豈以古之必不復邪。如此。毋乃果乎。韓柳之奴隸矣者哉。且以僕觀當世。即洛坂大賈未得。

易耳。洛坂大賈。模貌則非。然而其潭潭之府。擾擾之珍。使令之饒。咄嗟之辨。有王侯之莫之過者。若其襍。襍而擬黼黻。苧蒲以當章甫。處衡華之宇。庶幾唯唯之諾。次公之笑。滋甚。夫洛伊四千。某某亦然。誰能不為洛坂大賈罪人哉。噫。僕區區之心。竊悲之。謂今之蔽也。朕由以八家為歸宿。不復知有古。而一二巨擘。務道之平淡。後進者樂其易。不復手篇。故也。假令其讀七子言文者。人必知遡古。而高閣之書。或者出塵坩之中。夫宗於六藝。衍左氏遷史。而出先秦諸子之文。古李之事畢矣。實如次公之言。唯夫不歷輿梁。不

借舟車飄然遐舉容與十洲三島者自非次公一流之人不能焉。次公夏后之璜也。夏后之璜豈易得哉。僕暫藉此物以為秦漢與梁諸子舟車耳。且也華人文居恒失乎難。國朝失乎易。華人失乎肥。國朝失乎瘠。今以平坦容易誘之。如教猱升木也。夫平易之極非字用色葉不可。知平易為至善。用頡籀之字譬猶惡溼居下也。秦漢諸子其易者固多矣。而艱者亦居半。於艱者擇而舍焉。曰易者不之何必用此詰詰者為嗟乎。韓柳復起決不為此言。彼七先生

每每反此故讀七先生文即左馬諸子世所舍者皆為己用而以彼艱棘劑此淡易陶而鑄之高者為韓柳王李汗不失徐吳宗梁區區若此次公以為何似書已謄寫會僕謝俸歸田又乏有力者肩祖于吾業姑韞積以俟異日也已。次公倘有所見幸及其未木之見教雄文數篇皆既奔逸絕塵俾圖也。瞠若其少年行欲和不能。如今次公獨步也。但與伊東涯書頗有不釋然者。子曰益各言爾志。圖也將言圖也。志願次公擇焉。次公見夫夢遊燕市者乎。探彈飛鷹寶馬騰寶劍鳴然後去宿娼家鐘鼓笙瑟湧地燈光上

燭天胡姬十五。酖顏行酒。遷而曰噫。是非中道矣。去掩一室。繙經討義。日夜龜勉。藉令竟者。是非之奈何。同一夢也。雖愚者不復甲乙。其間夫揚子無君墨子無父。均是禽獸也。出入揚墨。同一夢也。固非君子宜甲乙焉。次公豈為此哉。推次公之意。謂去揚入孔者而已。所出果揚。而所入果孔乎。子路去雞冠也。所去非揚。而所就非孔乎。是陳相執耒耜也。道上善與不善而已矣。此甚易決。豈次公之明而疑之乎。必不忍其愛之比子也。比子亦非一愛而義歟。何為叛行義之人。愛而姑息歟。君子安為姑息而廢其道也。此有

久焉。為次公出心。指日飲食貨財。必共。次公言語文字。亦必次公。而此人也。博賭使酒。危其身。次公為此人計。必也談笑而言之。其交益親。必號哭而言之。夫豈卷其業。從而博賭使酒。為揚之徒。蒙比子之愛。亦宜若此。雖然。圖也。於此。有一言。夫次公之難。非去就之難也。知孔墨之辨。以去就之難也。夫安知非所謂揚者。孔而所謂孔者。揚哉。但其辨甚微。有非他人所知者焉。子夏篤信聖人。孟子猶謂不如曾子之自反。次公自反可矣。且也東涯。僕未知其面。而婁見文字。實非洛坂大賈。然而要不能超次公。乘彼安足。析次

公之惑哉。以次公之明，疑之。抑別有宵眇而僕明不能照者耶。次公願書其說，以屬來鴻。庶有解僕之疑。曾子曰：以友輔仁。况白榆社之盟，口血未乾乎。唯次公勿外。

東野遺稿卷下 終

題東野遺稿後

此集也。刊刻不果，宛然十餘年春臺先生久已憂之。嘗手句其詩，編併注國字，以授剞劂氏。促之版，亦速成。未遑及序記。以下云：「何先生逝，二三子唯襄事，是走百爾，皆廢。既而相與謀之，欲梓之，以繼先生之志。」遂使

明

校之明雖薄劣兼乏此役義無由辭  
退而反復卒業乃顧東野先生之文  
固已竒絕於一代嘗以難讀自稱加  
以得之故紙中儻有一二脫漏轉訛  
固竟不可攷焉是以句之與國字特  
以冥揆強拗為慊寧校之云哉於乎  
東野先生之文甚竒矣春臺先生之

誼甚厚矣而此集也猶且荏苒至今  
遂令臺翁不及見全刻悲夫物之興  
廢與人意違也如此  
延享四年季冬

宮田明謹書



國子書院... 官田... 書...  
 與... 四... 羊... 李... 冬... 後... 有... 一... 二... 晚... 湖... 轉... 說...  
 氣... 與... 入... 意... 對... 以... 以... 之... 與... 國... 子... 符...  
 劉... 令... 臺... 錄... 不... 及... 恨... 全... 極... 悲... 夫... 欲... 之... 興...  
 趙... 惠... 尊... 夫... 欲... 極... 集... 也... 斷... 且... 茲... 算... 至... 今...

江戶 書林嵩山房藏梓目錄

李于鱗唐詩選 全 古文孝經 春臺先生校正 全

同無點 同正文 訓點附 全

徂徠先生學則 全 論語古訓 同撰 十卷

同解 同外傳 同撰 廿卷

李滄溟尺牘 全 和牘要領 同撰 三卷

三家詩話 全 孔子家語增註 同撰 十卷

王道內篇 全 辨道書 同撰 一卷

樂府古題要解 全 聖學問答 同撰 二卷

唐汴州 共撰撰

度量衡考

一卷 六經畧說

同撰 一卷

明醫小史

望三英惠輯

一卷 南郭先生文集初篇六卷

發音錄

豫章張位

一卷 同二篇

六卷

圖繪宗彙

七卷 同二篇

六卷

洞上規繩

增林寺嫩控集

一卷 唐詩品彙

五七言絕句四卷  
七言律詩五卷

蒙求拾遺

江廣保李成輯

二卷 大東世語

南郭先生著 五卷

東野遺稿

安藤煥圖東壁著  
三卷

論語古訓正文

春臺先生  
訓點全

寬延二年己巳五月

江都書肆嵩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